

多少年来,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劳作、生活,竟然没有人知道在村子的地下有着一套庞大而复杂的立体地道网。

1994年6月的一天,村民张隋亮在修整自家地窖时,无意中打通了一个洞口。望着深不可测的洞口,张隋亮一时间不知所措。

这个出现神秘洞口的村子就叫张壁村,大约有1000户人家,位于山西省介休市的茫茫绵山之中。

张家出现神秘洞口的消息在村中不胫而走。不过据当地老人说,类似的洞口以前也被挖出来过,而且还流传着一些离奇诡异的传说。

在介休市棉纺厂工作的郑广根,无意间也听到张壁出现洞口的消息,他立刻兴奋起来,因为他自己就是张壁人。在张壁所度过的童年岁月中,一个很重要的记忆就和洞口有关。张壁村偏僻闭塞,四周都是黄土高垣。郑广



开阔神秘的古堡地道

小村落 营造军事

根记得,他小时候常在村外的崖壁下玩耍。爬上树杆,就能清晰地看见崖壁上分布着一些奇怪的洞口。几十年过去了,这些奇怪的洞口一直是郑广根心中未解的疑团。如今张家又挖出类似的洞口,这勾起郑广根心中解答谜底的强烈愿望。

这一年秋天,郑广根退休闲了下来,有了足够的时间来了结这个未解之谜。

郑广根来到村外崖壁上,站在那些孩提时看见的洞口旁,一股冲动涌上郑广根的心头:何不进洞去探个究竟?

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攀爬的洞口,但洞口附近已经坍塌。郑广根艰难地爬过狭窄的甬道后,里面豁然开朗。这里类似一个大厅,厅内的地面上已经出现干裂,从洞室的轮廓来看,地道显然不是天然形成的,而是经过人工开凿。郑广根继续凭着感觉在黑暗中摸索,他发现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地下迷宫。忽然,一股劲风吹来。有风吹过来,说明前方可能有出口。果然,郑广根看见了一点隐约的亮光,就在出洞的一刹那,他愣住了,他的前方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。郑广根意识到,出洞口也在村外的崖壁上,也就是说,这些洞口实际是相连的,他刚才或许正是在张壁村的地底下走了一圈。

初次探洞的历险让郑广根产生了更多的渴求:别的洞口和那些通道中的分支又通向什么地方呢?当村民们得知郑广根的探洞经历之后,一位老人把一个村里人所不知道的神秘洞口告诉了他。郑广根决定再次行动。这一次,他特意选择了村民王献梅家地窖内的洞口,这个洞口,是否也是通向村外的崖壁呢?

地窖开凿得很大,地窖口和前半部分都用砖修葺得很工整,在地窖后侧的一方,郑广根找到了那个被挖穿的通道。为了得到有价值的线索,郑广根加强了对洞内环境的观察。渐渐地,他意识到这个地道的挖掘有过缜密的设计:洞壁上断断续续开凿着一些小坑,像是用来放置东西的;并且地道内每隔一段,就会在侧面挖出一个大坑,可能是休息和缓冲的地方。突然,一阵猛烈的噼啪声从他前方的头顶上传来。尘土落定之后,郑广根向前抬头望去,这里竟然还有一个向上的出口,连通着另外一层地道。刚才,正是因为他的脚步声震落了洞口边松动的土层。

郑广根小心翼翼地放轻了脚步,地道内愈发寂静。接着,他又隐隐地听到了什么动静,立刻警惕起来。他顺着水滴落

下的方向抬头望去,一个黝黑的水井赫然出现在眼前。郑广根的新发现震动了整个张壁村,村里还没有人知道水井里也有洞口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,结合村民们和自己的探洞经历,郑广根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:张壁村下面的地道至少分为3层,村里和村外的洞口基本上都互相连通,有的地道可能通往村外更远的地方,只是由于塌陷而不知所终。

村民们被这个发现给震惊了,多少年来,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劳作、生活,竟然没有人知道在村子的地下有着一套庞大而复杂的立体地道网。地道的发现带来新的疑问:是谁挖掘的这些地道?他们又用地道来干什么?由于地道内没有发现任何线索,问题的解答无从下手。



巧夺天工的瓮城

张壁的历史真相

“发现之旅”供稿

历史上的张壁实际上是一个封闭而坚固的军事堡垒

王融亮,是介休市里有名的历史文化研究专家,当他得知郑广根所遇到的困惑之后,他建议,能不能到张壁村地面上的建筑中寻找线索呢?王融亮的建议带给郑广根一些启发,他开始重新审视张壁村,希望能在那些司空见惯的砖墙



地道内开阔的“指挥部”

之中找到一丝玄机。

一日,郑广根在村中散步,一堵砖土相接的高墙挡住了他的去路。郑广根带着疑惑,沿着土墙向前慢慢探寻。渐渐地,他就来到了村外。在这里,有的土墙已经坍塌,但断断续续仍然显示出它的走向。郑广根意识到,张壁村竟然是被包裹在一层坚固的城墙之中的。这令他再次感到惊讶,因为堡墙在中国的古建筑中大多是出现在大城市或战略要地的周围,像张壁这种偏僻的小村子,为什么也会修筑这种坚固的堡墙呢?

郑广根还发现,村子的北门实际上是一个瓮城。但一般只有在重要的城池才会修筑瓮城,为什么张壁这个小村子也会有呢?

瓮城和城墙让郑广根意识到,张壁村在历史上或许作为一个重要的城池存在过。走进城门之后,张壁村的布局被几大巷道分开,村民的住宅都位于巷道之内,在巷道口则有巷门把守。如果巷门关闭,那么每条巷道又成为了一个坚固的封闭空间。而村中遗留的老式住宅也很有特点,大多是高墙外院,自我封闭。可以想见,如果每一道关口都被卡死的话,

外人想要进入村民家中,至少需要冲破城墙、巷门、院墙3道防线。

望着这些高大的建筑,张壁曾有的布局慢慢在郑广根脑海里浮现出来:整座古堡沿黄土台地建造,四周被高大的城墙包围,堡外三面都是峭壁陡坡,只有堡南设有向外的通道。古堡内巷道纵横,高墙林立。整个张壁可谓“易守难攻、退进有路。”

郑广根作了一个大胆的猜想,历史上的张壁不止是一个普通的农业村落,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城池,它实际上是一个封闭而坚固的军事堡垒。

地上建筑带来的这些启发,立刻让人们联想到地下错综复杂的地道网络,它们是否也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而挖掘的呢?

郑广根再一次来到地道内探索,很多设施的作用就明晰了:洞壁上每隔一段出现的小坑,是放置油灯,用来照明的;通道侧面出现的洞穴,可能是地道的哨位,而那些比较大的洞穴则可以用来储存粮草,供官兵休息、指挥作战;至于地道和村中的井口相连,这就保证了万一城堡陷落,人们躲在地

道内,也有充足的水源供应,某些地段还挖掘有伏击口,可以进行出其不意的伏击,更为有趣的是,地道内还挖有陷阱,即使敌人进来之后,也会葬身于此。

将地道与城堡联系起来,张壁就变得更加神秘。地面上是坚固而封闭的堡墙,地面下是四通八达的地道,明堡暗道构筑成一个强有力的军事要塞。张壁这片土地肯定见证过刀光剑影、人喧马啸,经历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。而演义这段历史的主人又会是谁呢?

李世民和刘武周的战争为张壁的明堡暗道找到了一个有分量的答案

由于缺乏史料记载,郑广根采用了一种曲折的调查方法:利用寻找村中古建筑物的年代来间接地求证古堡的疑问。

在张壁村众多庙宇当中,位于全村制高点上的圪塔庙最为突出。庙里供奉着2尊人像,中间的一尊由于坍塌而无法辨认了,旁边的那一尊虽然还在,但因为常年的烟熏火燎,而显得黑暗阴沉。如今,大堂内两尊人像都残破不全,不过香火依然旺盛。看来,圪塔庙在村民们的心目中还是非同一般的。那么,那个曾令郑广根感到可怕而神圣的黑色人像会是谁呢?

村里的几位老人告诉他,黑色人像就是年画中贴在门上手持钢鞭的门神尉迟恭。尉迟恭在别处是用作年画贴在门上的,为何到了张壁,却成了庙中供奉的塑像呢?

郑广根在圪塔庙外搜寻,看到了一块石碑,石碑的题记为《重修可汗庙碑记》。这就是说,圪塔庙实际上叫做可汗庙。可汗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对自己首领的称呼,那么,为什么张壁会有一个供奉着汉人的可汗庙呢?郑广根又仔细地研读了碑文,他找到了其中的一句话:“此村惟有可汗庙,创自何代殊不可考,而中梁书‘延佑元年重建’云。”经过查证,“延佑元年”正是元朝的年号。也就是说,可汗庙在元朝曾重建过一次,但最初建造的时间却不得而知,只是说村子中最早出现的庙宇就是可汗庙。

这么说来,可汗庙在元代之前就已经存在,这是没有问题的。而在元代以前,统治或部分占领过山西的少数民族很多,东汉时有南匈奴,三国时有羌,北魏时有鲜卑,隋唐时期有突厥,北宋有契丹,南宋有女真,可汗庙究竟是哪一个民族建造的呢?还有一个问题是,既然是少数民族的庙宇,为何供奉着一个隋唐时期的汉人?会不会是后来的汉人重新占领张壁的时候,保留了以前的建筑,却换上了自己的神灵呢?郑广根的猜测基本上遭到了否定,因为《重修可汗庙碑记》里记载:“可汗,夷狄之君长也,以我中国人祀之,礼出不经,其精英至今在,其德泽至今存,则补葺安可废而祀典又安可缺耶?”这说明,虽然本不应该祭祀这位可汗,但他毕竟曾护卫

过这一方的平安,所以村民们还经常维修而没有把庙宇废弃。

村中老人告诉郑广根,要说年代久远的古建筑,除了可汗庙以外,张壁村外还有一座古塔,当地人称之为秦王塔。秦王,正是唐太宗李世民登上帝位前的封号。线索一下子将视线拉到了战火纷飞的隋唐时期。郑广根很迷惑,尉迟恭本为李世民生下爱将,为什么他们会在介休发生战争呢?

在介休市一个叫后土庙的地方,王融亮引荐他看到了一块残碑,碑文中记载,当年尉迟恭确实曾在介休附近征战,而他对抗的就是李世民,后来尉迟恭感动于李世民的文治武功,遂降唐,成为唐朝的一代开国功臣。在投靠李世民之前,尉迟恭效忠的是赫赫有名的叛将——刘武周。

刘武周为地方割据势力,几乎曾占领山西全境,尉迟恭则为他把手当时最重要的军事关口——介休。刘武周自立为王,曾大败唐军,关中地震。为此,唐武德三年,李渊才派秦王李世民率军数十万在介休与刘武周展开生死决战。

为何一个地方割据势力却能称霸一方,撼动李家王朝呢?王融亮在《旧唐书》中找到记载,隋朝末年,北方突厥势力强盛,刘武周正是依附突厥势力发展壮大,他虽然自立为王,却向突厥称臣,突厥还册封他为“定阳可汗”。

理清了这些历史关系,郑广根心中豁然开朗。既然可汗庙中偏殿塑的是尉迟恭,那么主殿上已经塌毁的人像便是刘武周了。刘武周虽为汉人,但他接受了突厥的册封,被供在可汗庙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经过近1年的考证,史志专家们和郑广根终于舒了一口气,他们的目光停留在了隋末唐初这段历史上,李世民和刘武周的战争为张壁的明堡暗道找到了一个有份量的答案。

但通过如此多的假设、间接求证得来的结果,还是让专家们心有余悸,很多问题依然得不到解释。也就是说,刘武周在介休正式驻军仅10个月,要想修建这样复杂的军事工程难以想象。况且尉迟恭作为镇守介休的大将,他投靠李世民之后,难道一点都不提及地道的事,史书上也不做任何记载?

或许推论的前提就不正确,地道和堡垒根本就不是同一时期同一人所建,它们的谜底还需要单独去寻找。但是,直到今天,除了隋末唐初这段历史,专家们还没有找到更可靠的答案。



极具隐秘性的地道口,下面即是悬崖